

四十岁出头,正是一个尴尬的年龄阶段,上有老下有小,既无钱又无闲,不能像老年人那样悠然自得地享受生活,也不能像年轻人那样肆无忌惮地挥洒青春。顾影自怜中有时就想:何不给自己过个父亲节呢?

给自己过个父亲节,首先便想躲进大山里好好休息一下。红尘俗世之中,每个人身上都被附加了太多符号,这些符号中有不少都是名缰利锁之类,弄得人心身俱疲,欲罢不能。躲进大山里,逃开手机信号,也逃开各种诱惑与应酬,听听鸟鸣啾啾,看看白云舒卷,让身体同大自然来一次零距离接触,让心灵回归到最原始状态,想想都是一种难得的享受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说自己“少无适俗韵,性本爱丘山”,41岁辞官归隐后则庆幸于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”。对此我想大家的认识应该和我一样:在心里对陶渊明的选择肯定是敬佩与向往的,但若付诸行动去一力仿效,恐怕绝大多数人还是做不到。其实专门设定一个节日,无非就是搭建一个让特定群体纾解心绪的平台。大家在通过不同形式达到了这个目的后,就必须满血复活,继续投入平凡而琐碎的生活中,担当起应该履行的那份职责。

把陶渊明的故事继续说下去,便想到了他以父亲身份写的两首诗。一首是他在29岁时写的《命子》,诗中望子成龙的意思很是明显;另外一首是他在44岁时写的《责子》,此时他对儿子的“不成器”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,而我对于后者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。若是给自己过个父亲节,便想在此时寄语孩子们:其实父母对你们没有多高的要求,只要你们不虚掷韶光、不辜负自我就好。想想也是,每个人都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一个个体,也都有资质禀赋、兴趣爱好、环境际遇等诸多不同,焉能去做整齐划一的要求?身为父的我们,回首过往的人生历程,很多时候不也是在懵懂之中走过来的吗?自己都做不到事情,又何必去苛求孩子们呢?

给自己过个父亲节,我还想对一帮年龄相仿的伙计们说上几句话。“父亲”是个神圣的称谓,其中包含了太多的责任和担当,故而我们都害怕做不到尽善尽美,也正因为如此,一不小心就会越了位、过了头。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,我们要吸取的教训就是既不能包办代替,也不能娇惯纵容,在这些方面教育专家们多有论述,我就不班门弄斧了。还有一种倾向是不懂得把父子关系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,有意无意让自己高出了一筹。其实在抚育教养孩子的过程中,我们固然有辛勤的付出,但同时也有很多幸福的收获,这种付出往小里说是生命传承的基本形式,往大里说就是社会繁衍的必然要求。明白了这些,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?当然,父慈子孝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,我们都应该在自己的角色中用最大的力量使之发扬光大!当一个一个小小的家庭单元都温馨和睦,我们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便也近在眼前。

翻检中国文学史,写父亲的作品不过了几篇,而且大多籍籍无名,这与写母亲的作品多而优形成了不小的反差,我想这很大程度上恐怕与父亲的形象太过严肃与古板有关。不过在这里请朋友们一定不要忘了,“无情未必真豪杰,怜子如何不丈夫?知否兴风狂啸者,回眸时看小於菟”,这里面有父亲如山的爱意!

昨晚,我又梦见爸爸了。爸爸离开我们已经七年多了,这期间我很少梦见他,我固执地认为,爸爸不愿意进我的梦里,是不想打扰我现在的生话,他希望他最爱的女儿可以慢慢地恢复平静。

2011年11月,身体一向很好的爸爸突发脑出血住进医院,当时我读大四,正在全力以赴备战考研。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救,爸爸还是永远地离开了,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句话。那段痛苦的日子,我不愿也不敢再去回忆。只是,我切切实实地体会到,人在害怕到极致的时候,真的会浑身打颤;也会体会到,能说得出口的委屈根本不是委屈——太多时候,张着嘴除了哭泣,一个字都说不出口。

这些年里,我只梦见过爸爸几次,每次做的梦都是一样的:我梦到爸爸回来了,我松了好一大口气,也很担心地问他:“爸,你身体好了吗?不用再吃药了吗?我快被你吓死了!”那种失而复得的庆幸和惊喜,梦醒后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

从小我就特别知道心疼爸妈,记得读高中那会儿,我寄宿在学校,一个月回家一次。每次回家,我都会用省下来的生活费给爸妈买些小礼物。那时候,爸爸总是逗我:“还是小棉袄最暖!”看到别家的孩子惹爸妈生气,我总是心里想:我一定不会这样做,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,我不要让自己有这样的遗憾。我这么告诫自己,可哪曾想到命运竟跟我开了这么大的玩笑!

现在想想,很多事情上天其实是会给我们一些暗示的。爸爸虽然宠我,但也固执得很。每次有了矛盾,总是我先低头认错。我记得特别清晰,爸爸去世前一周,我从学校回家过周末。晚上我俩发生了争执,原因我已经记不清了,最后闷闷不乐地各自睡去。第二天上午起床后,发现爸妈都已经上班了,家里只剩我一人。临近中午,我正在发愁怎么解决午饭,爸爸打来电话,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接,接的话以哪种口气跟他说话呢?最后,我按了接听键,还没来得及说话,爸爸就先开口了:“闺女,饿坏了吧?等着,老爸马上就回去给你做饭!”

那顿饭吃的什么我已经忘了,只记得饭后我要洗两件衣服,害怕洗坏,爸爸就说他帮我洗。要知道他在家几乎都不怎么做家务!衣服洗了一半,单位突然来电话,有急事需要爸爸过去处理一下。我就说:“爸,你忙你的吧,我自己能搞定!”爸爸离开还没有十分钟,邻居孟阿姨过来了,说路上碰见爸爸,爸爸告诉她,衣服洗了一半他着急要出去,怕我不会洗拜托她过来帮我。当时我还在心里笑爸爸小气大做:多大点事儿啊!你还惊动邻居帮我洗衣服,你女儿都上大学了,不至于那么笨吧!

这就是爸爸最后给我的爱。多年的教育,使我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。可现在想起爸爸,我竟多少有些唯心。我想,老天可能是怜悯我吧,知道爸爸不久之后会彻底离开我,所以那天就多给了我一些关爱。

现在,我已经能好好地生活了,只是偶尔想到,这么大的世界,最爱我的人已经不在,心里就空得很。父爱如山,失去后才深有所感。爸爸这一辈子,为了我费尽了心力。可是,他都没有看到他心爱的女儿顺利毕业,也没有看到他的小棉袄出落得更加落落大方,更不能参加我的婚礼……

我慢慢地长大、成熟,接受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,也体会到成长的过程,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。可遗憾的是,事发突然,我都没来得及好好跟爸爸道别。

父亲,大概是上天赐给我们每个人最平凡又最珍贵的礼物;父爱,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平淡又最浓重的感情。所谓“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”,一百个人心中也有百种父亲的味道。在父亲节即将来临之际,“落皂”特别为您呈上此版,共品父亲这壶辛辣老酒,也为所有的父亲送上真挚祝福!

——编者



父亲节随感

◎严奇音

高堂羞奉下孙童,花甲当年未老翁。而立纷纷家国事,退闲欣代幼儿工。传承长者被滋露,默化新人尽孝忠。父爱无言情似海,为尊自正重门风。



父亲仙逝已二十余年。时间仿佛要模糊掉父亲的容貌,但分明又沉淀为父亲的一幅农耕图:在收割后的田地里,父亲把一弯牛脖子套进牛脖子里,一手扶犁,一手握鞭,一声声吆着牛,犁面开出一道湿漉漉的犁沟,笔一样的直。一遭到头,回身相对又一犁,两下里翻卷叠合,裸露的杂草与残留的禾秆统统被掩埋净尽,大地一片空旷。

在这一过程中,父亲不停地喔喔、吁吁、好好、了了,与牛交流。这些简单的语言,牛是听得懂的。于是,牛眨巴眨巴眼睛,该慢时慢,该快时快,该左拐时左拐,该右拐时右拐。伴随着嘴里的絮絮叨叨,父亲把牛鞭高高举起,却并不真正落下,而是轻轻地把鞭梢拂到牛脊上,任凭那咩牛的声音响彻云霄——这很像是早上我贪睡,母亲站在床前大声喊我时,把手也高高举起,仿佛“狠心”要揍我的样子,但终是未揍一次。父亲像一位指挥若定的将军,尽管听从指挥的仅是两头犍牛。两

打小我对父亲是没有什么印象的,只觉得他像一个遥远的传说,模模糊糊。那时候我们一家生活在农村,父亲在百里之外的城市工作。七岁以前我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父亲的内容,一直到八岁那年,我们举家搬迁到城里,我才感觉到了父亲的存在。可父亲每天似乎有很多事情要忙,忙得风风火火,忙得乐此不疲,以至于对我们的存在可以忽略不计。

父亲是爷爷唯一的儿子,而爷爷又是他爹唯一的儿子,两代单传的现实使他们都养成了一种特别自我的秉性。我爷爷姊妹五个,他从小被一圈人宠着,所以脾气特别大,动不动就发火。小时候我在姑姑家住,有时爷爷与姑姑正说着话,忽然一句话不对付,立马就会捞起旁边的小板凳砸过去。那场面,实在惊心动魄。我父亲年轻时脾气也不好,只爱自己喝酒快活,家庭观念很淡薄。父亲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,我排行老三。他一天到晚忙于工作,总是夜半才回家,很少搭理我们,由着我们胡乱生长。有时候忽然惹他不高兴了,抓过来嘴里啪啦就是一顿打,过后还是不管不问的。因此,他也不记得我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。从老家往城里迁户口的时候,他就那么随便一写,就把母亲的名字改成了玉霞,把我的生日写成了六月一日儿童节——大概是这个日子比较好记吧。从此以后,这个生日就成了我的法定生日。

父亲最大的特点就是待人热情,胸中一团火似的好朋好友,赤诚相待,披肝沥胆,每每遇到酒场,便慷慨激昂、豪情万丈,喝得是轰轰烈烈、神采飞扬,天大的事情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尤其是不能看见我们老家来人,看见老家来人便欢天喜地,眉开眼笑,无论男女老少,八竿子打得着打不着,也无论什么事,他都会乐不可支,尽心尽力去办,没有办法想办,钻窟窿打洞也要办,办不成他会比人家还难受。而对于自己家里人,他却是一点儿热气儿都没有,

整整三个春节,庭院大门上没有贴过对联,如抹去眉妆和腮红,尘埃落其上。一天过去,一天又来,那些悠远、神往的老家的味道,似乎被截留,被冰封在时间的容器里,欲嗅不能。去年腊月二十八,邻家小孩儿问他爸爸,伯伯家为什么不贴春联?他爸爸一拉他进门内,小声说:“你伯伯没有爸爸了……”

哦,我已经没有爸爸了。父亲去世,已经三年。古人守孝三年,其间不施肥、不艳装,不乐不喜,酒肉绝,以追思、感怀亡亲教养的恩德。我呢?感觉父亲只是搬回乡下老家小住几日,享清福去了,除了春节期间不贴春联、不燃放爆竹,依旧拧紧生活的发条,转动自己的忙碌,似乎没有失去——亦没有得到,只是在春节前后的某一刻,突然想起他,下意识拿起电话,但脑海一片空白,不知打往何处。

小时候,父母在一所乡村小学做教师,日日忙于教学,像船长一样摆渡一茬茬的学生,却忽略了自己孩子的成绩。有一段时间,我爱上了小人书,一本一本买回来,躲在时间的花蕾里,摄取光阴的冷暖和喜乐,也由此养成安静、敏感的性格。父亲对我看小人书这一爱好很是支持,时常一角两角地给钱让我去买书。在计划经济年代,也许父亲觉得,我这个吃“商品粮”、拥有城镇户口的孩子,成绩好坏并不重要,长大后只要身体健康,有一技之长,就会有像样的工作。

我上初中时,已为学校校长的父亲

撑更大的船,满怀激情地做他的船长。我也开始写些有别于其他同学的文字,或激越或悲伤,或长句或分行,抒写成长的喜悦和烦恼。我给班级的手抄报、黑板报划版、改稿子,顺便发表一些自己写的小诗、短文,在心灵的小溪旁栽花种草。一次学校组织人员对各班黑板报进行评比,父亲带队,结果我们班斩获第一,惹得别班的学生撇撇嘴,有意见。我很委屈,说给他听。他哈哈一笑,不予置评。在随后不久的学校运动会上,父亲心血来潮,临阵交给我一个任务——在半小时内,写一首关于本次运动会的诗歌来。我瞬间感到,火辣辣的太阳迎面砸来,手足无措。最终好歹在规定时间内完成,满纸都是矫健的步伐呀、敏捷的身影呀、美好的憧憬呀之类的语言,通过大喇叭顿挫有致的声调播放出去,在操场引起不小波澜。我父亲呢,红光满面,像喝过二两老酒。

参加工作后,业余时间应酬、玩乐,读书、写作日渐荒废,曾经十多年未写一个字出来,常常夜间醒来,感到无边的空虚和无助。倒是父亲退休后,买来笔墨纸砚,种花养鸟,培养爱好,滋心养肺,更多的时间是阅读报章杂志,一字一句地阅读,像在寻找和发现世间佳肴。我也受到鼓舞,重又拿起笔,只言片语地写点感悟,往日子里放些调味的佐料。有一天,他突然对着母亲大喊大叫起来,母亲大惊,以为出了什么不测,慌忙过来,看到的却是我刊登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。

平时笑得懒得笑一下。母亲想让他托人调动个工作,他不好意思;大哥下乡多年想让他找人办回城,他不好意思;二哥想让他办个手续到剧团工作,他还是不好意思……

就这样我们也慢慢长大了,到了青春叛逆期,我开始对他发泄胸中中期郁积的种种不满,时不时还会当面顶撞他两句。有一次,我还真把他给惹火了。他气势汹汹地逼过来,怒目圆睁,冲着我说:“好好好,你说吧,今天把你的道理都讲出来,咱们好好辩论辩论。”我本来还想再顶撞他两句,可一看他那咄咄逼人的架势,本能地害怕起来,那样子真吓人啊!感觉好像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似的。这样的辩论还能有我的好果子吃吗?我只好忍气吞声地败走麦城了。

真正使我们父子关系改善的,还是在我考上大学那一年。高三那年,我的班主任正好是父亲的老熟人。有一天两人在街上相遇了,父亲小心翼翼地问:“俺那老三啥样儿?有希望考上学吗?”班主任摇摇花白的头发,答了俩字:“没戏。”父亲的脸一紧,灰心丧气地说:“我就知道是个这。”回到家后,他气呼呼的,连正眼都不瞧我一下。

谁知过了俩月,天气正热的时候,忽然有位女同学上门来报喜——磊子考上了,还能上大专呢!当时把全家人听得一愣一楞的,真的假的?楼上楼下,左邻右舍,那么多好学生都落榜了,他怎么就能考上呢?没弄错吧?

从那以后,父亲才开始关注我,有时还会悄悄把我写的几首小诗拿到当时的《平遥山文艺》上去发表。那时候父亲在市委宣传部工作,天天都在为繁荣我市的文艺创作添砖增瓦,顺便见了我们班某同学说:“老杜呀,你家老三还行啊,写东西还真有点灵气儿。”这让他突然觉得脸上挺有光的,他大概从来没觉得我会给他增光吧。从此以后,看我的眼神儿就开始变了,亮晶晶的,再也不说“瘸子的腿就筋了”“稀泥糊不上墙”之类的话了。

参加工作后,业余时间应酬、玩乐,读书、写作日渐荒废,曾经十多年未写一个字出来,常常夜间醒来,感到无边的空虚和无助。倒是父亲退休后,买来笔墨纸砚,种花养鸟,培养爱好,滋心养肺,更多的时间是阅读报章杂志,一字一句地阅读,像在寻找和发现世间佳肴。我也受到鼓舞,重又拿起笔,只言片语地写点感悟,往日子里放些调味的佐料。有一天,他突然对着母亲大喊大叫起来,母亲大惊,以为出了什么不测,慌忙过来,看到的却是我刊登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。

章。这让他欣喜万分,举着那张报纸反复看,还打电话给一些老同事、老朋友,让他们一定要好好看看,多提意见,好像是他的杰作一般。

父亲弟兄三个,他9岁那年,我奶奶因病离世,留下爷爷领着一个残缺、贫寒的家庭。大伯、三叔小学没毕业就被迫辍学,早早出去工作、务农,帮衬生计。无书可读的窘境,也曾一度折磨着父亲,但他坚定自己的想法,就是穿再破哪怕露屁股的裤子,也要上学。他捡回学校的粉笔头儿,把家里的墙上、地上、树上写满歪歪扭扭的字,表达自己不甘的心,似乎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感动爷爷。确也让我爷爷改变打算,勒紧裤腰带,供我父亲读高中、上师范,最终攥紧自己的命运。想想前几年,因为诸多的不顺利,喝酒惹事,晃荡过去多少本该踏实、美好的日子,惹他老人家生气,而我哪怕有丝毫的振作,一丁点的成绩,都会给他带来莫大的惊喜和荣光,这让我羞愧难当。

那年除夕夜,说好了给父亲端碗饺子,上灶香,唠叨几句心里话,但后来因为在单位值班而忘得一干二净,第二天早上才猛然想起来,赶紧下饺子,连同刀头、水果端往他的遗像前。爸爸,您饿了吧,您渴了吧?不孝子给您磕头……

在檀香缭绕中,我通过思念的丝线找到了他,温暖而又恬静,不紧不慢地享受着人间的烟火和亲情。我明白,我所有的生活、印记和轨迹,都来源于我的父亲。无论何时何地,他都是我生命的地址。

生命的地址

◎郭旭峰

父亲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父亲,身上有着寻常人都会有固执和虚荣,但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关心、最爱护我的人,没有人可以替代。无论人生怎样,怨也罢恨也罢,父亲总归还是父亲,只要他还在那里,人生就不会变得苍老和没有退路。现在他说说就没了,再也回不来了,而且不给我任何忏悔的机会,人生便只剩下归途,没了来路。

爸,分别这么久,我真想你啊。

父亲兄弟三个,他9岁那年,我奶奶因病离世,留下爷爷领着一个残缺、贫寒的家庭。大伯、三叔小学没毕业就被迫辍学,早早出去工作、务农,帮衬生计。无书可读的窘境,也曾一度折磨着父亲,但他坚定自己的想法,就是穿再破哪怕露屁股的裤子,也要上学。他捡回学校的粉笔头儿,把家里的墙上、地上、树上写满歪歪扭扭的字,表达自己不甘的心,似乎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感动爷爷。确也让我爷爷改变打算,勒紧裤腰带,供我父亲读高中、上师范,最终攥紧自己的命运。想想前几年,因为诸多的不顺利,喝酒惹事,晃荡过去多少本该踏实、美好的日子,惹他老人家生气,而我哪怕有丝毫的振作,一丁点的成绩,都会给他带来莫大的惊喜和荣光,这让我羞愧难当。

那年除夕夜,说好了给父亲端碗饺子,上灶香,唠叨几句心里话,但后来因为在单位值班而忘得一干二净,第二天早上才猛然想起来,赶紧下饺子,连同刀头、水果端往他的遗像前。爸爸,您饿了吧,您渴了吧?不孝子给您磕头……

在檀香缭绕中,我通过思念的丝线找到了他,温暖而又恬静,不紧不慢地享受着人间的烟火和亲情。我明白,我所有的生活、印记和轨迹,都来源于我的父亲。无论何时何地,他都是我生命的地址。

父亲没想过我这辈子会靠码文字吃饭。

我原不明白父亲对牛和土地为什么那么亲近,觉得父亲天天出流汗的,过于迂腐。及至我爱上了文学,多多少少有些醒悟:父亲养牛,他自己先做了一头老黄牛。地没赖地,关键是交给谁去种了,像父亲那样倾心执着,精耕细作,种出了感情,种出了乐趣,哪会种不好呢?大国工匠不都是像父亲一样吗?父亲日复一日,是在土地上随意泼墨,那老牛不就是他手里那支灵动写意的笔吗——尽管一粒粒收获的粮食难以烙上他的名字;而如今的我们,又分明潜移默化受了父亲的影响,把一张张白纸作土地,不停地耕啊耕——我耕得是方块字。虽耕不好,但也耕出了乐趣。我也要像父亲一样倾情,力求把这块纸田耕得细些再细些。

父亲没想过我这辈子会靠码文字吃饭。

给自己过个节

◎刘万增

未及道别

◎榴莲